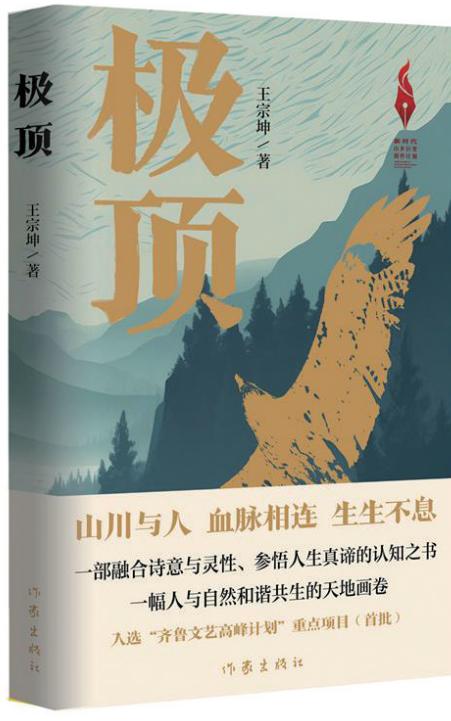


## ◎书评

## 泰山深处的回响



是个遗憾,这也是作家王宗坤起笔书写泰山的原因。

王宗坤说:“《极顶》这部小说最初萌动于2019年的春天,之所以想写泰山,是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召唤,我出生的那个村子离泰山不到20公里,我现在就生活在泰山脚下,这里是我的故乡,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有一年多的时间,我慢慢在泰山上行走,试图找到进入这部大山的切口,在无数次的行走中,我逐渐产生了触动,有了更多的发现和感悟,然后就不自觉地陷入到了《极顶》之中,是跟着书中的人物亦步亦趋地走向了山顶。”

王宗坤曾连续多次深入天烛峰管理区辖下的林地,与工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循着他们的脚步,转遍周围的所有山头,踏遍了泰山东麓3万多亩山林,融入林业工人的生活世界。但面对《极顶》这部作品,他还是觉得很遗憾,在底蕴深厚的泰山面前,写了30多万字,走了无数的路,但仍然感到无力,因为他所能表述出来的,不及泰山的万分之一,只不过是泰山深处的一点点回响。

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新时代背景下两代泰山护林人禹奕泽和“老炮台”的典型人物形象,有创新、有突破。小说一开始,禹奕泽又回到了他熟悉的泰山管区舒云谷,跟他原来的老领导去了政府机关,但几年后他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在泰山脚下林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,还是对原来在泰山脚下的工作经历和所学的业务充满了感情,所以他遵照自己的内心又选择了回归。“老炮台”也是一个鲜活的人物,他作为上一代的林业工人,虽然曾在时代变化中下海经商,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,挣了很多钱,但是他的心始终在泰山深处。“老炮台”永远记得是泰山赋予他第二次、第三次生命,比如他小时候遇到狼,是泰山的雄鹰救了他——“老炮台”跟泰山有内在的生命的联系,这种生命之源召唤着他,使他必须要回到泰山深处,完成他的使命,做着泰山的守林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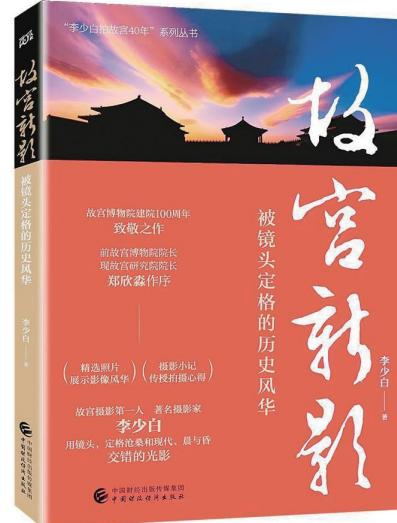
王宗坤在小说《极顶》中以一种开放的方式收尾,进行了从落日到朝阳的转换:“高山之巅的落日格外沉静……原本黛蓝色的云峰被镶嵌上了一层金灿灿的亮边。幽深的山谷,散布着的奇石,被简化了的草木,默默矗立的无字碑,无不被这璀璨的霞光所浸染。禹奕泽呆立在台阶上,被这壮丽美景所震慑。同时,他也意识到,眼前这满天彩霞会随时间的流逝很快散去,但太阳却不会离开,它将一直都在,将会在另外一面山巔升腾为浓烈的朝晖。也因此,此刻笼罩在夕阳光影中的那个年轻身影,也正被喷薄而出的旭日所辉映。”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## ◎书单

## 《故宫新影》

《故宫新影:被镜头定格的历史风华》,是献给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的致敬之作。全书以“故”和“新”、沧桑和现代、光和影的对比、缠织,充分显影出在时空巨大张力映衬下的故宫的旧貌新颜,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建筑群组,更是一个充满历史感、艺术感的中国传统文化标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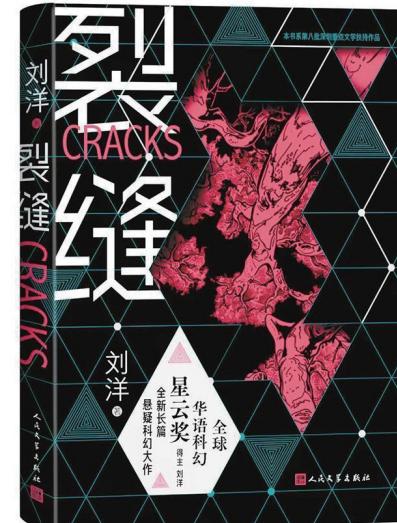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80年代以来,著名摄影家李少白坚持潜心拍摄故宫40年,用精湛的摄影技术,表达对故宫的热爱和理解。本书所精选的摄影作品,系其拍摄故宫40年中的精品之作,其中不少为首次刊发。本书还独家附录李少白关于如何拍摄故宫的数篇“摄影小记”。这些用脚、手、眼、心等共同完成的珍贵文字,记录了40年间其沉淀下来的摄影技术和经验所得。

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焱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:记忆和过去是“旧”的,但激动和未来是“新”的。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的李少白以及众多的摄影家,他们和故宫一样,既在老去,更生命常青。历史最终会铭记他们——所有为故宫能时刻焕发“新影”而孜孜不倦的人们!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## 《裂缝》

科幻小说《裂缝》是科幻作家刘洋最新长篇科幻作品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此前,因为《火星孤儿》《井中之城》分别获得第十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银奖、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金奖,刘洋成为国内备受关注的青年科幻作家。



《裂缝》延续了刘洋的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的风格,小说开篇从一次离奇的爆炸写起,爆炸后闪电留下的裂缝状痕迹久久才从天空中消散,爆炸产生的深坑周围遍布着体积巨大、质量却极轻的岩石碎块……这一切不同寻常的超自然现象都引起了主人公张霖的好奇,其人生轨迹自此改变,更多离奇的事情接连发生。作者刘洋擅长将科幻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中,在诸多平凡普通的细节里密织出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,并经由主人公的不断探索,终于在重重谜题、团团困惑中突然发现世界的真相。科幻小说对现实的映射往往更加直接也更具有前瞻性。新材料、新技术等新兴事物在当代总是层出不穷,然而身处其中的人们,实际上很难及时预见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到底会改变什么。这也是科幻小说带给人们的警示与反思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